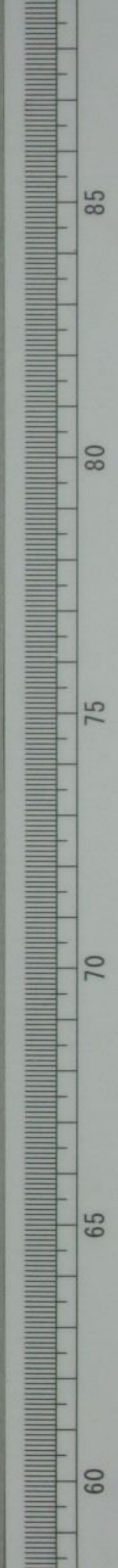




文選第廿冊  
卷五十八至卷六十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20



文庫 11  
D 82  
20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哀下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二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文五十八



010190555211  
48-11795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

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軾

麗離綉容翟結駮龍軾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廟也軸

軾軸也軸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軾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開軾焉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纏

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輜車曰綉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惟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官

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勤面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幃車也鄭

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駮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駮兩駮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神路幽飾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飾遺儀於組旒

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禰也

淪徂音乎珩珩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縵縫

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珩有

珩璜琚瑀音居瑀音禹悲黼筵之移御痛翬綸招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席

黼純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綸狄鄭玄曰降輿客位

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樞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乃命史臣

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

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

尚缺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昭哉世族祥發慶

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祕儀景胄圖

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昌暉在

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

進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曰蘋

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

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亦既有行

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亦既有行

素章增絢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

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

觀其旂又曰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

于虞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

只其心方江沚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

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沚思江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求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泚也

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用

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集寶命仰陟天機** 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

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璿璣與機同也

秋胡行曰歌以求言大魏承天璿璣然璿璣與機同也

**宮登曜紫闈** 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曰

明帝苦寒行曰修德欽若皇姑允迪前徽 尚書曰欽若昊

乎紫闈八月自懷柔 夫之母曰姑尚德 夫之母曰姑尚德

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毛詩序曰歸寧父母毛

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發音在詠動

**容成紀** 國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 壺政穆

**宣房樂韶理**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

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

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滄漢書注曰

今樂家五日一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韓詩曰淑女奉順

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尚書曰

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下節震騰上清眺側**

天無遠弗届卜蘭太子頌表曰道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

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眾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

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萃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

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懦行遲貌 **有來斯雍無思**

**不極**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 **謂道輔仁司化莫**

晰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晰曰死生錯而不齊維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象物方臻眡視** 零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

**侵告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既侵鄭玄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診臨益不和意

也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意

**蘭殿長陰椒塗**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弃世也

**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戒涼在肆**弋**杪秋即窆**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肆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安夜也厚夜長夜謂墓埋也窀之倫切

**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八神警引五輅遷

**迹**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轡而**嗷嗷儲嗣哀**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

**哀列辟**敷敷已見上文毛詩曰**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

駢玄根賦曰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

**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

**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僕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

**來芳可述**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

**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曾

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

昔春秋沙麓山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平今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光華沼沚榮曜中谷詩序曰采芣芣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敬始紘紘教先種種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人出種種之種而獻於王

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女馨芬於蘭苗

西曰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以勞于外毛詩于佐求賢在謁無訛毛詩序曰卷耳后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好自之志而無險詖私譎之心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問詩而十亂斯俟四

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而巳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忒差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詩序曰后如化天下以婦道也毛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

見上文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末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末秦元年

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末秋九月朔日

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

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

梓器官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官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

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

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

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

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

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張協禊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誄曰俎徹三獻筵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卷六衣

社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心三獻周禮內

衣哀子嗣皇帝懷蚤衛而延首想駸鳥輅而撫心周禮

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蚤車之役衛鄭玄曰蚤車極路極

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蚤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

痛椒塗之先廓哀長

信之莫臨

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

赴時無二展

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旋

詔左言光敷聖善

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

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

盟為范氏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



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

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冲

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家臻寶業

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壽宮寂遠清廟

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帝

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

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孫圜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為君為父禮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

記曰后治陰德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

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

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璋瓚奚獻

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璋瓚奚獻

禕禕固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

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禕

禕已見上文馮相告祲辰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

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與引曰辰昭厥遠圖末命

居其域蔡邕曰如此辰居其所也是將伯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

是將伯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

晉之間相勸曰將大懷曲且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帝鄉也

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

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

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陳象設

文五十八

於園寢兮映輿鏤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望承明而不

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繼

池綽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

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

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

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

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籍閼宮之遠烈兮聞續女之

遐慶毛詩閼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始協德

於蘋蘩兮終配祗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

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慕方

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

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

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

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

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位每思寒泉之罔極

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

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嬈詒我

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

卓辟邕邑遷尚書及卓被誅王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漢書太原郡 其先出

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是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士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

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建國命晉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號韋昭曰咨謀也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

號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

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

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立圖河圖也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

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禮記

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西徵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

於響聲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

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蒙往求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

李尋

傳曰王根輔政 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辟猶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

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二毛萇詩傳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

年號 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

其永懷毛萇詩 傳曰寘置也 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

傳穆叔曰太上有 立德此之謂不朽 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

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 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 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

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

今而後知泰山之為大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

為高海淵之為大 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 禮樂而歌詩書君其試之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

曰撫我華而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

不食我實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

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因雜搢紳先生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

之略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療飢論語顏

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

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

趙典舉泰有道並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

爰勒茲銘摘其光耀韋昭漢書注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

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含元精之和

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

自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兼資九德摠

脩百行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焉善誘善道守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

經曰進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為郡功曹

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

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

教不肅而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

靜也曰謚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友自逸交

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

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

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

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

大司馬大司空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大司徒

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

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數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袞職羣寮賀之公也周禮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

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

命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

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

人行哭失

禮記曰內

人行哭失

人行哭失

聲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無揮大將軍弔祠錫以

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

嘉謚范曄後漢書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

之純孝經接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曰

考靈天不愁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子卒公誄之曰

屏予一人梁崩折妻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以在位措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

曰泰山其頽乎有儒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

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諫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

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

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宮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

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穎川人

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

鮮能及之重直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作銘曰

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

上林賦曰南山我嶽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微言圯絕來者曷聞

微言已見上

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毛詩國風

亂時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毛詩曰如可贖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

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

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

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謂不廢此之

所以子產云亡宣丘泣其遺愛

左氏傳曰子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

也毛詩曰人之云亡

公見之矣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

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

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

史記曰微子開者殷

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

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

甚欲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

之杜預曰段共公之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愛逮兩漢儒雅繼及

後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

人博聞廣見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代魏

聰明智達也

文二十八



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  
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  
而形於外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猶虛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  
於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  
也婉而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  
尚書曰  
成章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公稟川嶽之靈  
敬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暉含珪璋而挺曜  
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  
暉含珪璋而挺曜  
禮記曰和順積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疑英華外發  
中而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  
張叶白鳩頌曰經  
仁緯義王隱晉書

曰汜勝之穆敦九族蔡邕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  
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  
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  
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  
成孝敬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  
濤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  
孔子曰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  
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  
音微即微音也毛  
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  
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  
傳曰山濤  
莫見其際  
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  
王命論曰見善  
用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書曰郭林  
宗少遊汝南先過表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  
或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叔

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表陽源才氣高竒綜覈精裁

沈約宋書曰表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

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竒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

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也神明者以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

表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君譽于四方蔡邕

述行賦曰皇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

與復尚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茂如也平陵寶叔高

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

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

同輩朝笑焉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公主毛萇詩傳曰茂無也

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冠冕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春秋漢合華曰三公在天法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

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馬晉令曰祕書郎掌三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

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

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

書曰陸賈遊漢庭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

公卿間名聲籍甚

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

之人云魯

服闋除中書侍郎

鄭玄禮記曰闋終也

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禮記曰王言如

恪居官次智効惟穆

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

朝夕恪居官次莊

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

子曰智効一官

佐之選妙盡國華

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

般叔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

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

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出為司

國華韋昭曰以德榮不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要復存於茲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

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

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

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

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史晉安王子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

賊屯鵲尾洲遣淵諸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

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

王途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

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

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

制勝既遠涇渭斯

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

賞不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

績簡帝心聲敷

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

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縣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雩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

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機之可

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

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之至今不失

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

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黠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善薦可而替否獻

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

又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尤有函

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頻作二守並加蟬冕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

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

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

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

謀以燕翼子

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

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

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允亮

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

毛詩小雅文也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薦穀為太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

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

亦猶孟軻致欣

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

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

至

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

為為之魯侯垂式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

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己弘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國

窺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

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幼時屯遂舉

亭中軍將軍諸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

校尉張苛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  
黨在墨彘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彘至  
杜姥宅官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  
一時奔散斬墨彘等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左氏傳  
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  
旗則日月蔽虧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  
虛賦曰岑峯參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  
差日月蔽虧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  
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  
鳴控弦於宗稷流鋒  
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宗  
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  
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鋒闕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  
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  
而餘黨  
寔斂系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公乃搃熊羆之士不貳心

之臣

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

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

墜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旒猶綴也何休曰旒旒旒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

公之翼佐

太祖齊王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

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

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雖事

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

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嗣王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商王受荒怠也弗敬又伊尹傳鄭王子伯駢曰彊臣憑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廢昏繼統之功龍亂寧民之德廢昏今楚憑陵我城郭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擢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戲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充誄曰使雖無受服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戎有受服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丘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兼授衛軍也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淮字仲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正微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允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

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今藏榮緒晉書

日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自非坦

懷至公永鑒崇替

國語蓋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

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

左氏傳曰楚屈建語

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

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

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 雖秩輕於衣

司而任隆於百辟

哀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

暫遂冲旨改授朝端

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邇無異言遠無異

望

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

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入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義之刑三曰不端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端音因 故能騁

績康衢延慈哲后

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 義在資敬

情同布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

出陪鑾躅

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

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雒書零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



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雅

之祕寶然野當為扞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饗饗美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

曰左披文以講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聞以琴心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

暖有餘暉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遙然

流想所慮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

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

敬也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

其所在則致死矣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王登退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

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

翼日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

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

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秩曰諸公持劍焉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

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喻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

申超世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

之美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景命

乃改受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乃改受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不求大漸彌留

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未有不求又曰疾大漸惟

幾病日臻

既彌留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繫

以綫之 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

邪韓詩外傳曰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匡動

於下 鄭玄禮記注曰惟恐也 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萬 追贈太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莊子曰夫乘道德而

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言無譽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虛己以遊當世

不能擾其度 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禁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於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彼邪然

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

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經始圖終式免祗悔 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

丘園周易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活

庶類 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 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

緒荅郤敬書曰至理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

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

也楚辭曰路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誅於京國左氏傳曰

與人誦之曰子產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

若死其誰嗣之惺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方高山而仰止刊立石

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已見上文

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天璽璿曜踵武前王君

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

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欽若元輔躋微知章

曰及前王之踵武元輔大臣之

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

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

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

愛深善誘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

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

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遷迤莊子老聃曰至人

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

後知泰山之為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

高海淵之為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之佐五人高誘曰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五十八  
謨帷幄外曜台階

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

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

不肅邇無不懷

阮嗣宗勸晉王戔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

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光我帝典緝

彼民黎

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

南都賦曰率禮無違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

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

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傳

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

流文亦霧散

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嵩構云頽

梁陰載缺

並見上文

德猷靡嗣儀彤長遞

音逝德猷令德猷猷也儀彤容儀彤

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遞去也

悃悵餘徽鏘洋遺烈

楚辭曰心悃悵以永思久而

彌新用而不竭

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第五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斗數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棲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  
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  
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  
參軍琅邪王中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

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輟也漢書枚乘上書吳

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

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丘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仰

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輟勾愚切仰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是以

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

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杜口毗邪以通得

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

意之路息言杜口毗邪現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

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也得意而忘言也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

曰我不知彛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尚書武王訪于箕子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

致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致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言之不可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皆藉言明之不  
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

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文也  
言之不可已也如是

繫繫辭也因文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文繫之所  
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筌捕魚之筌莊子以死為喻言大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  
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聲謂所絕形乎現

岸矣至如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所絕焉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  
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

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於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  
盤為彼岸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岸也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

弘六度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  
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  
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

禪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  
也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

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  
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不

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  
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住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  
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

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

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

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

故無來而不應兮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斯對而無不

何適莫之足嬰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

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隨類各得解脫是以

維摩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祉羽也

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祉羽也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

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

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

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

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騁

于洮謀王室也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

軌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

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軌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八正道而樂行

上曰逝者如斯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

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於是玄關幽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捷感而遂通玄關幽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幽關忽其離捷玄關難啓善捷易開戴逵棲林賦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

於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

此由行不捨之檀而施夫心愛眾生而行捨

所由行不捨之檀而施夫心愛眾生而行捨

也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捨以  
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  
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爲之爲也天  
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  
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立而物我俱一  
**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  
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  
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  
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  
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導亡機之權而**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  
**功濟塵劫**以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  
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  
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  
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  
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沙河一名金**惟恍惟惚不暎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言  
繫泥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

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大千世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  
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  
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  
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槃經曰佛以  
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  
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  
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  
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  
說法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  
也 一萬年論語曰文王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  
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妄  
杜預左氏傳注曰一亦道也云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  
論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止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  
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  
之過是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摩訶摩耶經曰正法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 並振頽  
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皇綱既振謝莊為  
綱俱維絕紐 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謝莊為  
夏隆而更維說 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最涼 華嚴經曰  
文曰細系也 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最涼 華嚴經曰  
編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  
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  
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 曜慧日於康  
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曜慧日於康  
衢則重昏夜曉 劉蚪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  
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  
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

文五十九 六

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

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

之師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見上文

詞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種論議辯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

肄南移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顧微吳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

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然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廢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

往往開出孔安國尚書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傳曰三山言相望也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

江左矣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

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敬見掌中如對面焉後

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

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遂王彼至萇子興破

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

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

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

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

左西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

為右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

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超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

溼盤也大川海賦曰

膠蕩浩汗又曰灌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

濟濩渭蕩雲沃日西眺城邑百

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迴害

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東望平臯

雉紆餘也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

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

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求口

行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善以為宅

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

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

業誰作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

諸法身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空道生維摩

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

不惑而惑自亡矣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惑者無復存身也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

費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媿龍鬣水

處班荆蔭松者久之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

山中人兮芳杜若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

飲石泉兮蔭松栢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

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

會稽孔府君諱覲 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

史江夏內史隨府轉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周禮曰

後軍長史覲音冀 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

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

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滅後以全身舍利起

七寶塔表刹莊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詩

嚴而供養也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 後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

徒勤躬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脩堂宇未就而沒 國

祭公謀父曰時序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魏太祖祭橋玄

其德纂脩其緒 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 僧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 周易曰闕其戶

淮南子注曰椽 可為長太息矣 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 祖武宗文之德

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求保鴻名 昭升嚴配 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昭升嚴配 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

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

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炎區九譯

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

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為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

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擇方城之

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

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

而咨於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府事故稱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

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

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

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文五十九

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

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為者譬言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聞天下之無

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庀婢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徒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魯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應民民志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

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

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

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

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金資寶相求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法師釋曇珍業行涸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求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  
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撰其言  
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  
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  
于碑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德彌劭者孔子之

徒與小雅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髻於眾妙少而好賦曰  
曰劭美也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其辭曰  
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  
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

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  
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種干

名春秋元命苞曰跛行象息蠕動蚺蜚根生浮著含  
靈盛壯陸機鼉賦曰揔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源上派澆風下黷淮南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灑高散朴  
淮子以灑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

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  
間沒於愛欲之海

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  
妻于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  
亦見多為惡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天竺言釋迦

牟居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作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  
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如來與  
忍立俯來拯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  
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  
曰命也乃睽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  
奄

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  
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  
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  
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  
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亦既成德妙盡無為  
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  
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淥池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  
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  
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  
為指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  
地池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  
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邛邛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今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  
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如來尚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  
上文毛詩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川靜周易曰湯武革  
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寂象正雖闌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穎曰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於昭  
日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

有齊式揚洪烈

述曰愛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

揚洪烈

釋網更維玄津重柵

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

不足

倚據崇巖臨睨通壑

楚辭曰忽臨睨夫舊溝池

六度之

湘漢堆阜衡霍

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

以爲城江

臚臚武亭

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

漢以爲池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維摩

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

茲邦后法流是挹

毛詩曰媚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

卷言靈宇載懷興茸

毛詩曰茸蓋屋也

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

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

苞曰火離爲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象設既闢

睟容已安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

澤之

桂深冬燠松疎夏寒

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

貌

遊息靈心往還

楚辭曰靈心往還

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

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

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

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蕭曹扶翼相代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圖錄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

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道守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

崧高惟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

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

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也

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

言為世範行為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

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

之周易曰百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日用而不知紀于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

紀于地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章曰九

卿法河海毛詩曰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滔江漢南國之紀幽尚書曰德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語論

一動罔不吉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

乎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軍麾命服之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

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

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

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

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旌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

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若厲司馬遷書曰龕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

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起予聖懷發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

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

起予聖懷發

起予聖懷發

起予聖懷發

起予聖懷發

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

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遊

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魏都賦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惟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

光于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

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

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方軌茅社俾侯

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

方白比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受瑞析珪遂

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

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爵遂荒

野已見上文雲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

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眾知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

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獻替帷宸實掌喉唇謂趙簡子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

宸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宸孔融張儉碑曰聖王克

喉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梵字

亮命作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文高每當直事常晨

駐車待漏如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

絲已見上文吾得師也前有光後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

有暉是非先後邪出納惟允劔璽增齊書曰

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出納惟允劔璽增

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漢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

華尚書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

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

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

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

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橋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

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皇情

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而皇情

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

雅曰瘼病也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

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

關河之重決決大邦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

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

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去提最凡

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全趙之衺服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夫全

衺服叢臺之下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

者一旦成市也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乃鴻鵠舊吳作守東楚

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

充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

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弘義讓以勛君子振平惠以字

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

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勛哉夫子周書成王

撫同上德綏用中典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傲箴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

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

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二

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鄠南

莫先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咽尚書曰九江孔殷

絕風雲通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

今鄠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鄠今潁川鄧

莫先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咽尚書曰九江孔殷

絕風雲通西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

今鄠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鄠今潁川鄧

莫先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阜陶曰適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並用之廢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賡曰邑

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

有若耶山中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作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

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

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

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

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

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繡屬不

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

之統者也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比軍

皇太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玟功

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

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玟字瑗度女少子也

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升降二宮令績斯侯蕭子顯齊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禁旅尊嚴主器彌固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

中領軍太子器者莫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若長者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



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  
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已來常遞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

萃薈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郭鄠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

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

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

術為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

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

日穢厥渠魁孔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門太守行

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

見上文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士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

植對酒歌曰蒲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錄

穎川化如時雨摯虞曰後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范曄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待暮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暮老安少懷塗

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

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

志曰鄰國望我權摩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若親戚芬若椒蘭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

戀爭塗忘遠後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

者侯盛齋壘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使或當道卧

皆曰願復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兗

留霸暮年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峻潼平塗不過七百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

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陽北去河洛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徼落

也木柵水為夷狄界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

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

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入而埋之或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禦累藩感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比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

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

塵伯珪馬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涼秋九月塞外草

首南向裴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求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求明八年匈奴寇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司馬遷書曰土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邁征卷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

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

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毛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

籬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首鼠疆界災蠹

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彌廣

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

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伋待期之信

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大本齷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

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

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

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

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湏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

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雞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

金馬還之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

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

如歸廣雅曰村落居也左氏傳曰椎髻髻首曰拜門

闕漢書曰尉佗髻髻箕踞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

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禮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強民獷俗反

志遷情韓詩曰廣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駱

風塵不起

東觀漢記曰蔡邕為遼東太守野

囹圄寂寞

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富商野次宿秉停留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漢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蒨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蒨

蝮蝗弗起豺虎遠迹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

馬不敢南牧

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形擊之

虜大奔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兮周章而遘疾彌留歛

焉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

機女扱杵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左氏傳曰乃大維求有事于羣望

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

然庶寮如賓

輿然吹木葉落貌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

潘勗荀或碑曰男女

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對而為言遠

有慚德尚書曰淮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

泗水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

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震響成雷盈塗咽水易

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公臨危審正載

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薨不志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

曰幾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

危殆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伯王而貴之彌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伊始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

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

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沈

痾絲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

循戕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

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上雖外

權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

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懇遇害上與眾會

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癯

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

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文五十九

五六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分命懿親台

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牧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斂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改贈司徒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輦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輓李軌曰輦輓帶輓巾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

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

幕印六曰署書七曰及書八曰隸書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數廣思河澤取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竒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

通賦曰養流睇而後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

吉中心得也尚書曰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志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虛懷博約幽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宵月中豁其洞開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焉如

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

蓋德冠生民必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

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

舒堂堂實曰曾不憇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人之領袖也

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道豈唯僑終蹇謝

與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與

子弟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之潘岳賈充誅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

五我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我而云蹇叔未

詳潘沈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

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思

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

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

之鸞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

于有娥氏女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亦白其馬

侯服周王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

枝派別因萊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

均梁徙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自茲以降

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懷青挖紫

解嘲曰紆青挖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毛詩曰節彼南山

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君上也

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與宅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與

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位非

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大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子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始濯纓清猷浚發

楚辭曰滄浪濯纓商長發其祥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願一登文陛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

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

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

涉夏踰漢政成暮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周易曰簡則易從又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

敬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羣夷蠢蠢春蠶巖

別嶂分

爾雅曰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挈妻荷子負

戴成羣

莊子曰

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

封禪書曰

昆蟲閭澤迴首面內漢書曰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

遂於命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毛詩曰彼蒼者天截我良人止簣已見上文

四牡方馳

六龍頓轡

毛詩曰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

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

邦國殄瘁

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駒而

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

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哀

感徒庶慟與雲陛

左思七略曰閬甲第之階毀留攢川廣哀建雲陛之差我

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輻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輻叢不題湊象棹儀禮曰遷于祖

用軸鄭玄競羞野莫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日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瀆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逝川無待黃金

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鍾石徒刊

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年下詔為獻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

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備保之中妻每進食復有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

翼之畦

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

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獻晉丹陽尹恢六葉

稟訓丹陽弘風

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

樂焉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

閨鄭玄曰閨門限也

蕪沒鄭鄉寂寞楊冢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

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為

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  
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  
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  
異國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櫟  
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  
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  
蓋殯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  
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又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官太子善注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文六十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

良廟教曰道亞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

黃中照隣殆庶公實體之非毀與巨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

曰忠為令德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至

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

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

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

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

多與漢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

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

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與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生相煎何太急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沈約宋書曰盆城又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

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沈約宋書曰齊

王太子奉晉熙王變鎮尋陽之盆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

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

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

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

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

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

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

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  
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  
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

選眾而舉敦悅

斯在矣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

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  
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公以高昭武穆惟

戚惟賢

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  
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

漢書曰  
兒寬為

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  
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范曄光武紀贊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皐

范曄後漢  
書曰劉

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

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

誅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

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

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

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會武穆皇后崩公皇言

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

奔波泣血千里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

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

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

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將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將漿不入於

禮記曾子曰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

爾雅曰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

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無服公子於其妻之

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

十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

肌膚沈痛瘡距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

以為至痛極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練麤麤非隆殺之要論語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

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

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

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

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

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政非一軌

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

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神臯載穆轂下

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

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漢書谷永上疏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武皇帝嗣位進

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充

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王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

王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橐鄭玄曰擊橐兩木相敲行

夜時也橐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駙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尙外關門之關朝旨以董司岳牧敷

興邦教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

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

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

典克從孔安國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闡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玄謂

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

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下也昔者明王之臣司徒故

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下也昔者明王之臣司徒故

教曰中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

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雕其朴

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

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

文六十一

錫文曰故周室之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

不壞緊二國是賴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人範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素山松

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

務學不如務求師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

師者人之模範也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

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

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

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

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公二極一

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

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

公經德秉哲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

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

地萬五千里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

名曰神州故與帝為編戶不

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項之解

楚辭曰衆不可戶說考孰云察余之中情

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

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文六十一  
七  
為深刻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宸南面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  
以朝諸侯之圖焉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聖主嗣興地居且奠

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

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觀德矣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親親賢賢褒功表德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劍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祐詔曰身歿讓存遺操天不憖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是益厲天不憖遺梁岳頽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

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

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乃下詔曰褒崇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瞻惟允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

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

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諒以齊徽二南同

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天不

愁遺奄見薨落愁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哀慕抽割

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

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

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纛輶輶車漢

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

日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肅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

光尸以輻輳車文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

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公道識

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

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

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

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

未嘗見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民之不

臧公實貽恥口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方於事上好下規

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

叔向曰齊桓施舍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

止國網天憲宜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

節於掌握之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

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

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怨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

意相干可以理遣華衮與緼縷呂同歸

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山藻與蓬茨俱逸

記邳鄆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縷呂同歸

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

猶未其絃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稅包成曰節者柄刻  
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王得賢臣頌曰長於  
蓬茨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之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足以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  
息四體之役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曰故求遠田在關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國若  
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劉公幹贈五官  
架清後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中郎將詩曰明  
月照緹幕楚辭曰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戲疾瀨之素水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  
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毅仲文入剡詩曰野人  
雖云隔超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上劉剡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

居東離門下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  
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  
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剡字靈豫  
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剡為別駕遺書禮請剡脩  
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剡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  
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  
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乃知大春屈已  
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  
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日以君侯能供  
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  
荀恁字君大雁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驛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  
將軍執法檢下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臣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  
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  
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  
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  
者述作之謂也太子九言言德  
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導衿襦於未  
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萌申炯戒於茲日衿結於衿結襦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縞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非直旦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

解竟陵王集有皇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  
衛將軍王儉

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  
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

入室國語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乎九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思玄賦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乃命畫工圖之

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論語孔子曰吾未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  
喪其子而喪

見好德如好色者

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急駮馬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允集序曰尤好為銘讚

伯廟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注曰葺覆也

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尚書曰禹予思曰已為物役矣荒無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提木云遺教經云波羅

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

住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

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



佛託生天竺  
邊維羅衛國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  
日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執  
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黜殯已見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左氏傳曰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朽也  
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謚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闡葺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翹也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  
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侯罪斯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言至湘水遭

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梟翱翔闡葺尊  
顯兮讒諛得志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

闡葺不肖也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

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植世謂隨夷為溷胡方服虔曰殷之賢士下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

隨字謂跖躄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莊躄莫邪為鈍兮春秋

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莫邪干將妻之名

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息鹽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

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屈原鄧展曰幹棄周鼎寶

康瓠兮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

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苦勞苦屈士冠章甫殷道也

原遇此難也訖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訖離騷也獨

壹鬱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

切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龍兮洑深潛以自珍音義曰龍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

從蝦與蛭螾應劭曰蝦獺水蟲害魚者佃背也蘇林曰蝦音面服虔曰蝦音鼻章昭曰蝦蝦螭蛭

况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退蛭之一切螾音引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丘見城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

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亂也應劭曰

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捷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

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何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遭放逐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

去之如涪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

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微祥也

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橫江湖之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洿

容受忠連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

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客曰夫始終

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

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

喪於是而無數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今乃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

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

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禍福

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

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

與韓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

於形骸之內而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濟世夷難之智而

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

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外祖爾之

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葬計

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爾雅曰冢大也

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持姬

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

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

矣文列子相室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

帝受禪封母弟章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

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

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

名位

矣

文列子相室

文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云者無存言人命

公之愛子也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然而婉變房

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變房

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

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又曰吾婕妤妓人

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

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

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朝脯上脯脯之屬漢書東方朔

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

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

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

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悲夫愛

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

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

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

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

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若乃繫情累於外

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

故物不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

累於內

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

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施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

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

威祭公謀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

摧群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

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拍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淮南子

之外乃有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

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

睚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

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徽老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而來歸

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

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

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

狀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預注

曰造也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論語孔子曰譬之平地雖覆一篲進

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

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又曰研喻思慮也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梁木已見上文

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

監厥德用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

集大命 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 惟降神之繇邈眇千

載而遠期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

一出賢人君子所想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此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

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

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

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

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異翌日之云

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答賓戲曰周望兆

疾不豫公乃告太王季文王公歸王翌 詠歸途以反

旆登嶠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

莽冊命王奇曰嶠澗之險東當鄭衛新序大臣 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

洛汭大漸已見上 伊君王之赫弈寔終古之所難楚辭

無絕兮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

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 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

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父老

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

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鵝冠子

不言噤巨蔭切子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頽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執姬女以嘔瘁拍季豹而灌焉

孟子曰頽蹙而眉蹙顛憂貌也灌泣涕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汎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蘭涕泣關干也荏與汎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靖寐戢

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

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之允昌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穀

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咎以甚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履組

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惜內顧

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

高蹤尚書曰道場末命也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

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經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掛玉房宣備物於虛器

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

掩涕太息以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

仰視懷楠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



則意可知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音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知矣口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和上壁言響目之應聲影之像形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字林曰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貯同毛詩曰美目貯考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王言空貽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臨見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壑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壑入丈餘

道子領揚州仍住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毛萇詩

先舍故俗稱東府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形兩頭無和呂氏春秋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濁山之尾藥水明器之屬材

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多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連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水中甘蕉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瓣實也白莧切一作辯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摠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槩既啓

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鍾漣而

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

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芻靈自古有之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

芻靈已毀塗車

盜或醢醢

爾雅曰盜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醢呼蹄切

蔗傳餘節瓜表遺犀

犀已見上文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

幾年潛靈幾載

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

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

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

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

毛詩曰百堵皆興

墉不可轉漸不可迴

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備增哀

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

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渚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

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

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

廣漢太守先是維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

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

是即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絕也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輪移北隍窀窆東麓

葬下棺也穀梁傳曰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窆

葬也或為塚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

非也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

祭屈原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

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邵字茂宗吳郡

人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弭節羅潭艤舟

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

牲以特豚幽靈鬢鬢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

幽靈潛翳李康鬪體賦曰幽魂鬢鬢忽有人形禮記

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專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

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邵字茂宗吳郡

人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弭節羅潭艤舟

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

辭序曰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蘭薰而摧玉纘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

懷王為三閭大夫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纘密以粟智也鄭玄曰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

纘緻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

明潔鮮白珪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辭曰悼余生之不温風急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

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風急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言羸辛邁

衰怠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未颺風激其崖言羸辛邁紛昭懷不端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

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如害其能共譖毀

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譎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

長王逸曰蘭懷王之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

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

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曰琴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

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

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望汨心

欲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

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

傳君子曰風有采葳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延年也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惟君之懿早歲

飛聲思立賦曰盍義窮機豸文蔽班揚機豸謂周易班

郭璞三倉解詁性倬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鯀倬直以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珣珮金紫光國垂勳國

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

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

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

喻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

也出為豫章太守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

性方峻不接賓客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諱大

聲也毛詩曰嘯歌傷懷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雜詩曰

琴緒緒引緒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

詩曰死生契闊素者質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心悽目泣情條

之始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

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

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衽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古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

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

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  
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  
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  
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  
歎

文選卷第六十終

貴池在蕭梁時寔為

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  
疾疫無禱不應廟有父選閣宏麗壯偉而  
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  
募眾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  
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  
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  
贛上各嘗刊勒徃徃裁節語句可恨袁因  
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父  
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

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  
昭明之意云  
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